

〔美〕

芭芭拉·艾伦瑞克

著

in the

ets

ective Joy

胡昕諄

译

的

街 头

狂 欢

凑热闹也许是
你我内心最深的渴望！

我们都急切地盼望着
可以经历一场放纵的快乐。

DANCING IN THE STREETS

A HISTORY OF COLLECTIVE JOY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

〔美〕

芭芭拉·艾伦瑞克

著

街头的狂欢

胡訢諄

译

**DANCING
IN
THE STREETS**
A HISTORY OF COLLECTIVE JOY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街头的狂欢 / (美) 芭芭拉·艾伦瑞克著; 胡新諄
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4

ISBN 978 - 7 - 5502 - 9861 - 3

I. ①街… II. ①芭… ②胡… III. ①世界史 - 通俗
读物 IV. 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3161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16 - 9638

Copyright©2006 by Barbara Ehrenreich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远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左岸文化授权

All rights reserved.

街头的狂欢



项目策划 斯坦威图书

斯坦威
Standway

作 者 (美) 芭芭拉·艾伦瑞克

译 者 胡新諄

责任编辑 孙志文

策划编辑 李佳铎 肖 宇

封面设计 异一设计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50 千字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9.5 印张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502 - 9861 - 3

定价: 49.8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纠错热线: 010 - 82561793

目 录

导 论	来跳舞吧 / 1
第一章	狂欢的古老源头 / 21
第二章	文明与反弹 / 43
第三章	耶稣与狄俄尼索斯 / 57
第四章	从教堂到街坊：嘉年华的诞生 / 77
第五章	追杀嘉年华：改革与镇压 / 95
第六章	清教主义与军事改革 / 115
第七章	忧郁的欧洲人 / 125
第八章	枪对着鼓：帝国主义遇上狂热聚会 / 149
第九章	法西斯集会 / 175
第十章	摇滚革命 / 199
第十一章	运动嘉年华 / 217
结 论	再创嘉年华 / 239
注 释	/ 255
参考书目	/ 274
致 谢	/ 294

导论 / 来跳舞吧

- 当科学遇见狂欢
- 狂喜的技艺

欧洲人大举展开侵略，探索他们眼中的“新世界”时，发现当地居民从事许多诡异又骇人的活动。虽然他们没有留下可信的资料，但传言纷纷，说有食人族，还有杀人献祭、肉刑、人体与脸部刺青以及明目张胆的性行为。同样让欧洲人起鸡皮疙瘩的，还有到处可见的狂热仪式：当地居民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唱诵到精疲力竭，甚至到更高的境界——出神。不管欧洲人走到哪里，都能目睹这些触电般激动的仪式——大洋洲的采集打猎者、波利尼西亚的火耕农、印度的乡下人，频率如此之高。对白人男性与少数女性而言，“这些野蛮人的社会……尽管有风俗上的差异，但各地的神话仪式之间仍有特殊的一致性”。^[1]欧洲人对“野蛮”的印象，便是那些在荒郊野外、穿着奇装异服、身体绘上图案、围着营火打鼓又跳舞的人。

他们到底看见了什么？同一个仪式，从不同观察者的角度看起来也大不相同。库克船长（James Cook）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末抵达塔希提岛时，见到一群一群的女孩表演“非常不入流的舞蹈，称为提莫罗蒂（Timorodee），唱着不入流的歌曲，加上不入流的动作……同时，还能准确地跟上拍子”。^[2]大约六十年后，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

(Herman Melville) 发现同样的仪式，当时被称为罗力罗力 (Lory - Lory)，也许有些许变化，但依旧媚惑迷人：

不久后，扬起一阵奇异的吟唱声，他们轻柔地摆动身体，慢慢加快，持续好长一段时间。有好几次，他们胸前激烈地颤动，双颊发亮，完全沉醉在舞蹈的精神之中，显然无视四周的一切。但很快地，又平静下来，回到刚刚无精打采的样子，眼神飘忽，胡乱地唱着，倒在彼此的怀中。^[3]

和库克船长一样，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也对西澳 (Western Australia) 土著夜间举行的狂欢仪式 (corroborree) 感到反感。他写道：

跳舞进行时，他们或向两旁跑去，或成纵队在空地跑步，后头的跑步者轮番冲刺到队首。他们行进的时候，用力踏着地面，强力的步伐伴随低吼声，还敲打棍棒和长矛，摆出各种姿态，例如伸长手臂，全身蠕动。对我们而言，这一幕可说是极为粗鲁又野蛮，毫无意义。^[4]

但对人类学家鲍德温·斯宾塞 (Baldwin Spencer) 和吉伦 (Frank Gillen) 来说，类似的原住民仪式反而非常引人注目，甚至令人着迷：“烟雾弥漫、火炬闪耀。火花从天而降，洒向四面八方跳舞的人们。男人吼叫，形成一个非常疯狂又野性的场景，文字难以适切描述这一切。”^[5]就是这段叙述，使伟大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 (Emile Durkheim) 提出“集体欢腾”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这个概念：仪式诱发的热情或狂喜，能够巩固社会关系。他还提出，集体欢腾是宗教的根本基础。

通过奴隶制度，欧裔的美洲人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他们俘虏来的“原住民”，对于移居美洲的非洲人所举行的狂热仪式，他们也有着多种矛盾的反应。许多蓄奴的白人认为这些习俗“嘈杂、粗鲁、不敬、放荡”，^[6]并且采取激烈手段打压。十九世纪时，一名牙买加农场的主人发现他的奴隶旷职跑去跳姆哟舞 [Myal Dance，可能是源于非洲阿赞德人 (Azande) 的一种入门仪式]。他描述他们跳的舞“全是些奇形怪状的举动，从头到尾都在吟唱，有时像歌曲，有时像嗷叫”。^[7]同样的，1845 年，一名英格兰的旅客到了特立尼达 (Trinidad)，他语带厌恶地描述：

圣诞节前夕，似乎在宗教的掩护下，地狱的门被打开了……每个黑人都在发酒疯，狂饮又狂叫……在这恶心又放荡的纵情狂欢中，根本没人去睡觉……乐手被一大群酒醉的男男女女围绕，那些女人都是最下层的阶级，所有人都在跳舞、尖叫、拍手，活像一群恶魔。这些都是受“子夜弥撒”的影响，这种弥撒最终都是如此的堕落。^[8]

但是，也有其他白人观察者被这种来自非洲庆典的怪异力量吸引。美国景观建筑师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 (Frederick Law Olmsted) 十九世纪中期旅行到新奥尔良，观察黑人基督徒的礼拜，深深受到了吸引，“呼喊、低吼以及惊人的尖叫声，众人进入不可思议的狂热状态，不知是出于狂喜还是狂悲”，他发现自己的面容“发热”，双脚开始踏动，好像“不知不觉被感染了”。^[9]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位名叫克林顿·弗内斯 (Clinton Furness) 的旅行者到了南加州，当他看见非裔美洲人的宗教舞蹈“绕圈呼喊” (ring shout) 时，也有相同的感受。

有几个男人，以奇怪的节奏左右踏步。一段旋律就这么产生了，几乎和牧师的吟诵没有关系，就这样在我眼前发生，并蔓延开来。我感到自己被巨大的灵体紧箍住，那是一个有意识的个体，一点一滴赋予群众活力，占据每一个心灵，包括我自己的……我感到仿佛有一个清楚的旨意带领着我们。你也可以说这整个过程是暴民心理、群落作用，或看你自己怎么称呼。^[10]

总而言之，白人观察者认为黑人的狂热仪式恐怖又令人厌恶。“怪诞”（grotesque）这个词一再出现在欧洲人描述这些场合的文献中，“惊悚”（hideous）则是另一个词。十九世纪瑞典的传教士亨利·朱诺德（Henri Junod）描述莫桑比克南部龙加族（Ba - Ronga）的鼓声是“可怕的噪音”和“魔鬼的演奏”。^[11]其他的天主教传教士，一听到非洲人仪式开始的鼓声，就觉得有义务要去阻止这“恐怖的行为”。^[12]到了二十世纪，鼓的声音已经足以把白人吓跑，仿佛它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超乎人类的理解范围。1910年的小说《祭司王约翰》（*Prestor John*）中，一个年轻的英国人到了南非，他说：“我没听过这么诡异的声音，不像人类也不像动物，那个声音好像来自人类视觉与听觉都不可及的世界。”^[13]人类学家汉布利（W. D. Hambly）在他1926年关于部落舞蹈的著作导论中，请读者对于其研究对象发挥一点“同理心”：

同学们研究原始音乐与舞蹈时，需要培养对落后种族的宽容心态……在热带丛林里，围着营火表演的音乐与舞蹈经常引起欧洲旅人的谴责与厌恶，因为他们只看到古怪和肉欲的那一面。^[14]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干脆选择视而不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

期，勇敢的昆虫学家伊芙林·奇斯曼（Evelyn Cheeseman）徒步行经新几内亚，寻找新的昆虫品种。她经过许多当地居民的“舞蹈场”，却丝毫不感到好奇。到了某个村庄时，她和脚夫被请了出去，因为那天晚上有宴会和舞蹈，外地人不准围观。奇斯曼对她的计划受到阻挠感到有点生气，但她安慰自己：“大家都知道，这个奇怪的村庄没什么好驻足欣赏的，这里的人都被叫来疯狂地崇拜魔鬼。”^[15]

对白人观察者而言，最不舒服的是冗长的舞蹈、歌唱或吟诵后，狂热仪式偶尔会达到高潮，部分或全体的参加者会进入出神的境界，我们现在称为“意识改变的状态”。神智不清的人可能会用奇怪的声音或语言说话，表现出对疼痛无感，将身体扭曲成不正常的样子，口吐白沫，产生幻觉，相信自己被神灵上身，最后不支倒地。[根据人类学家温森特·克拉潘扎诺（Vincent Crapanzano）的说法，“出神”（trance）的定义为：“部分或完全的解离状态，特征为自我认同、记忆、感官、思想等功能的改变。可能也包括丧失自主行为的控制力，并且同时出现错觉与幻觉。”详见其著作，*The Hamadsha*, fn, p. 195.]

一位斐济群岛的传教士提到，出神状态是“恐怖的景象”，^[16]但那样的景象对旅行者来说又难以避免。人类学家艾丽卡·布吉尼翁（Erika Bourguignon）在1963年的民族志研究中，发现在92%的受调小型社会中，宗教式的出神状态是受到鼓励的，而且大多数都是通过集体的狂热仪式产生。^[17]二十世纪初期，德国学者康斯坦丁·厄斯特赖希（T. K. Oesterreich）提供了一段描述，说明一位白人到达波利尼西亚后如何看待“原始”民族的出神过程：

当神差不多要进入祭司的身体的时候，祭司猛地激动起来，直到癫狂，肌肉和四肢激烈地颤动，身体肿胀，神情凝重，表情扭曲，双眼睁大，眼里布满血丝。这时候他常会口吐白沫，在地上打滚。^[18]

在基督教中，还有类似献身与食人肉的仪式，但男女乱交对欧洲人来说是最难理解的。人类学家迈克·陶西格（Michael Taussig）写道：“对欧洲人而言，一个人能被上身，表示有不可思议的‘他者’存在。当然那也可能只是一种野蛮仪式而已。”^[19]许多狂野的仪式最后都会演变成附身状态，对欧洲人而言，那代表着原始文化最黑暗的核心——人类自身以外的世界。

更糟的是，那个世界可能存在于人类的“内在”。在《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中，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笔下的叙事者观察了非洲的宗教仪式，得出以下的感想：

那是超自然的景象，而且那些人……其实他们也是人。呃，你知道的，最糟糕的是，你无法否认他们也是人。这种怀疑慢慢地浮现。他们扮相恐怖，不断呼号、跳跃、旋转；但真正令你害怕的是，他们拥有人性，就跟你一样。狂野、激情喧嚣的这群人，很久以前和你是一家人。一想到这些，没错，很恶心，令人倒胃。如果你够勇敢的话，你会对自己承认，其实你的内心微弱地呼应了那些糟糕又露骨的噪音。你难免怀疑，自己离创世的夜晚已经数千年，能够理解那些噪音的意义吗？为什么不可能？人的心智能力是无限的。^[20]

对欧洲人而言，要理解世界各地土著的狂欢庆典，只要掌握一点：既然这些奇怪的行为都是在“原始”文化中出现，而“文明人”又从不从事这些行为，因此这些行为必定是“野蛮心智”的不良产

物。它本身比起文明心智较不稳定、幼稚，在一些不理性因素或“自我暗示”影响下，则脆弱且易受左右。^[21] 在一些例子中，野蛮心智被描述为“失去控制”，缺乏纪律和节制，这也是十七世纪欧洲人认为的原始特质。换个角度想，野蛮人也许是受到巫医的强烈控制，成为暴民心理的受害者。^[22] 美国政治学家弗雷德里克·达文波特（Frederick Morgan Davenport）甚至从解剖学的角度解释原始部落的行为：他们只有“单一的脊椎神经”来处理感官系统接收的讯号，并将讯号转化成肌肉反应。完整的人脑才能产生文明的心智，能够评估所接收的讯息，并决定身体的反应。^[23] 因此野蛮人才会对他们宗教仪式的音乐、景象如此难以抗拒。真是令人遗憾，毕竟“迷信又冲动的黑人最不欠缺的就是情绪波动”。^[24]

但如果欧洲人想一想，一定会发现，原住民之间如此普遍的集体狂欢，在欧洲也能找到相比拟的。例如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就听说过，巴黎的异端人士拜神时会“抽搐”，这种膜拜仪式的惯例就和那些“野蛮人”一样的狂野：

当一群人聚集，祷告越来越热烈、一起抵达宗教狂热的巅峰时，至少会有一些人陷入无法控制的状态，身体开始无法自主……他们在地板上焦躁扭动，处于亢奋的状态，尖叫、咆哮、颤抖、抽搐……兴奋且无秩序的动作，可能会持续数小时，并且蔓延开来，一些激动的膜拜动作像是催化剂一样，其他人受到挑动，开始以各种方式舞动身体。^[25]

后人为“原始”的狂欢行为编目时，发现这些诡异的野蛮仪式可与欧洲人的嘉年华比拟。厄斯特赖希观察到，在欧洲的嘉年华中，

心智正常的人也会变装，也会饮酒过量、彻夜跳舞，颠覆一本正经的形象和基督教的规范。“我们必须承认……”他写道，“在某些情况下，文明人也会陷入高度的自我暗示情境。在某些精神中毒的案例中，许多人都是在年度庆典中受到感染（例如在慕尼黑、科隆等地）。”^[26]有些人批评欧洲传统的节庆，并不时提出有利的论点，指出嘉年华时狂欢的欧洲人，他们的“野蛮”是如何反过来吓到被殖民地地区的人。举例来说，1805年，瑞士巴塞尔圣经社（Basle Bible Society）发行了一本手册，名为《改信基督的霍屯督人与欧洲天主教徒嘉年华期间的对话》（*Conversation of a Converted Hottentot with a European Christian During Carnival Time*），其中，“霍屯督人”的结论是，巴塞尔有一些当地居民是“野蛮未改信的异教徒”。另外，在十九世纪末一本手册中，一个“改信基督的印度人”接受访问时透露，巴塞尔疯狂的庆典让他想起“异教徒的同乡从事的膜拜庆典和舞蹈”。^[27]

欧洲人很快就在他们的社会底层找到类似异邦“野蛮”的情况。十八世纪以前，人类学家安·斯托勒（Ann Stoler）写道：“在英国社会底层、爱尔兰的农夫和原始的非洲人之间，都会发现同样不道德的生活。”^[28]英格兰人觉得他们自己的低下阶级和美洲原住民相同：“英国这里粗鲁的奴隶，就像那里的人一样。”^[29]同样地，十九世纪中期，去过法国勃艮第的人也会和你分享他的见闻：“想看野蛮人，根本不用跑到美国。”^[30]在法国、英格兰、德国、西班牙，又是哪些人的嘉年华庆典扰乱了整个城市呢？十八、十九世纪之前，很可能是农夫和都市的穷人，而高尚的人在这段危险又放肆的期间则会尽可能待在室内。

因此，当欧洲殖民者看到集体狂欢的现象，心中就会充满敌意、

厌恶与害怕。群众的狂欢是“别人”的事，是野蛮人和欧洲低下阶层的事。事实上，若你能随着群众的情绪与音乐节奏而自我迷失，就具备“野蛮”和他者的特征，表示出某种致命的心智衰弱。见识到狂热仪式后，欧洲人都吓坏了，他们可能完全不了解那些举行仪式的人（也经常破坏仪式的进行），也不了解当地人的神灵、传统、文化及世界观。相反地，欧洲人只知道（或有意地建构）自己的重要性：欧洲思想的精华（特别体现在西方的男性身上）与上层阶级的心智，使他们能够抗拒这极具感染力的节奏和鼓声，在自负和理性的高塔中保护自己，以抵挡这世界诱人的野性。

当科学遇见狂欢

随着社会科学的兴起，尤其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的人类学，西方人开始以貌似开明的态度看待非西方人的狂欢行为。“野蛮”、“原始”等字眼从民族志研究中除去，连带着人们渐渐也抛弃过去的想法，不再为那些人贴标签，也不认为他们生物上演化程度不足以成为人科人属的智人（*Homo sapiens*）。医学上找不到大脑的差异来说明他们的行为；殖民者必然也发现了，以前的“野人”可能是今天的店员、军人或仆人。西方人不得不承认，人类看起来像个平等的大家庭，传统文化中的狂欢行为并非源自野蛮的“他者”，而是存在于每个人内在的表达能力（不论是好或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类学家开始思考，小型社会的这些仪式具有哪些“功能”，也就是说，这些仪式就某方面来看是理性的。人类是社会动物，仪式、庆典或其他活动可用来表达社会性，是一种增长情谊、联系社群的方式。功能论的人类学在二十世纪四十与五十年代

达到高峰，过去看似怪异的原住民行为，现在可以看成社会机制，是为了促进团结，产生凝聚力。美国人也借由爱国或宗教的仪式达到同样的目的，原住民只不过采用了不同的方式。

但即便到了当代，就连最科学又富同情心的观察者，也倾向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非西方文化的狂热仪式。1973年，温森特·克拉潘扎诺观察摩洛哥黑魅夏族（Hamadsha）展现兄弟情谊的狂热仪式后，他描述道：“这个时候，鼓声开始让我觉得乏味。”他还说：“还有音乐，很刺耳……那些发热、流汗，紧贴在一起的身体气味，真是令人窒息。”^[31]

我们也可以想想，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在有名的“仪式过程”研究中，为何留下一段奇怪的空白。不同于其他二十世纪中期的人类学家，他发现集体狂欢是一种普世皆然的能力，也就是人们在展现所谓的“共同体”（*communitas*）概念，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社群中，群众自然而然产生的爱与团结。在《仪式过程》（*The Ritual Process*）一书中，特纳承认一开始“对仪式有偏见”，也有点藐视“震耳欲聋的鼓声”。^[32]为了弥补这种忽视造成的错误，他对非洲中部的恩丹布部落（Ndembu）展开详细的研究，重点放在其拜神仪式艾索玛（Isoma）上。这项研究有三个部分，前两部分大量且详细地描述当地人如何使用象征物品，并完全以结构主义者的角度分析。拜神仪式的最后阶段为库-图姆布卡（Ku-tumbuka），也就是庆典舞蹈，大家以为那会是整个研究的高潮，特纳在第三部分却完全没提起，显然决定跳过它。[2003年，在博林格林州立大学（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仪式与庆典的研讨会上，加纳的人类学家克列佛·阿波（Klevor Abo）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文章，内容是关于西

非加纳东南部的安洛-耶威族 (Anlo - Ewe) 的哈格比嚓嚓 (Hogbet-sotso) 节庆, 重点在于庆典元素如何重现历史事件。他发表论文后, 我问道, 其中是否有任何舞蹈或音乐。他眼睛为之一亮, 回答说那其实是他最喜欢的部分, 于是他简短地示范了仪式中的舞蹈, 这段舞蹈看起来似乎不足以纳入他正式的报告当中。]

特纳的理论广受各方赞誉, 他赋予集体狂欢 (包括那些自发与不受控制的行为) 在人类学上的合法地位。但事实上, 他赋予的是边缘、次要的地位。对特纳而言, 文化的核心是“结构”, 本质上就是阶级与社会规则。狂热仪式的功能是, 借由集体的兴奋情绪和庆典活动, 让整个社会结构能暂时松动, 使其不至于过度僵化或不安, 不过这些活动不能维持太久, 仅能偶尔为之。在特纳的理论中, “共同体”的狂喜必须是“阈限” (liminal) 或边缘的, 否则社会崩解将随之发生, “暴政随即来临”。^[33] 因此, 他惹恼了六十年代中期美国的嬉皮同胞, 他描述道: “嬉皮士使用‘增强感觉’的药物、‘摇滚’乐、五彩灯光……建立彼此之间‘完全的’交流。”此外, 嬉皮士们还想象这种“自发性的共同感所带来的狂喜”可以发展成一种常态。^[34] 对特纳来说, 这种“伊甸园的想象”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他提醒读者, 我们应该把重心放在“食物、饮水、衣服等基本需求”上。(特纳显然没注意到, 许多嬉皮士下田耕作、自给自足, 或从事其他有建设性的工作。) 他又说, 人与人之间“保持距离与神秘感”也是好事, 这一点呼应了传统西方文化对个人主义的偏爱。^[35]

其他人类学家转向以心理学解释这种非西方人的纵情仪式。欧洲和美国的旅行者之前看见的是“野蛮行为”, 现在看见的是心理疾病, 甚至是营养方面的问题。克拉潘扎诺怀疑黑魅夏族的狂喜可能是

缺乏钙质所致。^[36]最常出现的诊断是“歇斯底里”，这个词一开始是用来描述十九世纪末维也纳中上层阶级女性的神经病症，但现在毫不费力地用在海地的村民、斯里兰卡的农夫或任何不符合理性分析的行为上。知名的民族志学者阿尔弗雷德·梅特沃（Alfred Métraux）研究过海地传统的伏都教（Vodou），他认为“附身初期很明显具有精神病症状，与临床上歇斯底里的主要特征完全一致”。^[37]另外，有位人类学家在其1981年出版的著作中谈到，有关斯里兰卡女性的狂喜活动，他判断“纯粹从临床的观点来看，当中许多女性就是歇斯底里发作”。^[38]

基本上，心理学界还没准备好要担起人类学家丢给他们的责任。新科学希望提出普世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的情绪与性格，但这些理论的研究基础，都来自西方有钱都市人身上常见的强迫症、恐惧症、抽搐等“神经衰弱”症状，这些心理失调和那些乡土的“原始人”似乎对应不上。^[39]心理学不只是在文化观点上狭隘，在病理研究上也大举排除对愉悦情绪的探究，包括从喜悦增长为亢奋的过程，那是许多乡土仪式与庆典的特征。心理学家谈“需求”和“动力”，指出人类不会自由且坚决地追求愉悦，相反地，我们是被近似痛苦的感觉所“驱动”。直到今天，许多论点指出，痛苦依旧是心理学全神贯注的议题。该领域的期刊过去三十年发表了45 000篇关于抑郁症的文章，但只有400篇关于喜悦。^[40]

有种愉悦的类型，从弗洛伊德以来，心理学家都极感兴趣，那就是性的愉悦。如果“原住民”庆典和狂热仪式总是以性爱活动为高潮（不管是公开或私下进行），心理学家也许就更能接受。音乐、兴奋、身体紧密接触，便可理解为催情剂，让人们抛下平日的束缚。事